

海鷗

The Seagull

安東・契訶夫 Anton Chekhov 1896

湯姆・史塔帕 Tom Stoppard 1997

人物

伊琳娜・阿卡蒂娜

康斯坦丁

索 林

妮 娜

沙姆雷夫

波琳娜

瑪 莎

特里果林

朵 恩

麥德維丹科

雅科夫

女 僕

第一幕

索林莊園的花園一角。

一座舞台，為演出倉促搭建而成，舞台大幕此時闔著，遮住後方湖景。

幾張椅子，一張小桌。

太陽才剛下山。舞台上大幕後方是雅科夫和其他工人；聽見咳嗽聲和錘擊聲。瑪莎和麥德維丹科進場，他們剛散步回來。

（註：對白中的 { } 引號內容是沒說出的話）

麥德維丹科 你為什麼總是穿黑的？

瑪莎 我在哀悼我的人生。我不快樂。

麥德維丹科 你這是為什麼？我搞不懂。你身體健康得很，{而且}你爸也許稱不上是有錢人但他的日子過得也不差。就看看我和我那一個月的二十三盧布——我不因此哀悼。這還不包括他們要先扣掉的退休金。

瑪莎 金錢並非萬能。窮人也可以快樂。

麥德維丹科 快樂的窮人？是……理論上是，但實際上你有的，就是我跟我媽，我兩個姊姊和小弟，以及我那每個月二十三盧布的薪水。好像我們根本不用吃喝——不是嗎？——{還有}不需要茶——還有糖——煙草……哪樣不花錢。

瑪莎看著舞台。

瑪莎 {該是} 快接近演出的時候了，總之。

麥德維丹科 哦，是：演出。妮娜·扎烈奇娜雅（Nina Zarechnaya）：出現在：一齣由：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維奇（Konstantin Gavrilovich）所寫的戲中。他們在戀愛而今晚他們倆的靈魂也將在創造一件藝術作品的努力中合而為一。你我的靈魂，走的是相反的路，從未相遇。我愛你沒辦法待在家裡想你，每天走四哩路來走四哩路回，你卻一點也不在意。是呀，你幹嘛在意？我沒錢，又有一大家子要顧……有誰要嫁連自己都餵不飽的男人？

瑪莎吸鼻煙壺。

瑪莎 一派胡言。你的愛叫我感動可是我無以回報你的感情就這樣，{所以} 吸一口吧。

麥德維丹科 我不要吸一口……不過還是要謝謝你。

瑪莎 好悶吶。晚上定會有雷雨，我不該閒晃的。你老愛唱高調要不就是談錢。在你看來沒有比貧窮更慘的。而我覺得就是穿破衣乞討也千倍好過於——唉，我並不期望你{瞭解}……

索林，拄著一根拐杖，和康斯坦丁進場。

索林 至於我，總歸就是，鄉下生活並不適合我，永遠都不會，就這麼回事，明白了吧。昨天晚上十點上床——早上九點醒來——覺得自己睡太久睡得腦袋都成糰糊，這類的。

（他笑了）然後吃完飯又不知不覺睡著現在只覺得渾身不對勁，像長長的噩夢，就這麼回事。

康斯坦丁 沒錯。你是該住城裡。（看見瑪莎和麥德維丹科）小心，你們兩個——公眾人士不得入內——開演時會通知你們。請馬上離開。

索 林 做個乖女孩去跟你爸說解開那條狗的鏈子，要不然牠會整晚叫個不停——我妹鐵定又一整晚沒闔眼。

瑪 莎 你自己去跟他說——我才不{要去}，我寧願你沒開口問。（對麥德維丹科）來吧，走了

麥德維丹科 那開演前要通知我們……

他們倆下場。

索 林 所以狗又要鬼叫一整晚了。很好笑——在鄉下我就是不能過得隨心所欲，向來如此。以前我們常會離開城裡一個月到這來放鬆，充電，這類的；可是呢從踏上莊園的這一刻各式各樣的無聊事搞得你心煩，又恨不得馬上離開。離開成為到來最棒的部份。可是現在我退休了沒別的地方去，不管喜不喜歡都得住這，明白了吧。

雅 科 夫 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維奇，先生——我們要去游個泳。

康斯坦丁 好，但是十分鐘內回{你們的}崗位。時間不多囉。

雅 科 夫 是，先生。

康斯坦丁 一座為你而設的劇院。大幕——翼幕——然後什麼都沒只有空的空間——沒有佈景，可以直接看到湖面和地平線。準八點三十分開演，正是月亮升起時。

索 林 太好了。

康斯坦丁 妮娜要是來晚了，當然，整個效果就沒了。這時她應該到了才對。她爸和後母像老鷹那樣盯著她。出家門簡直跟逃出監獄沒兩樣。你的頭髮和鬍子該梳理一下了——真的，拿把剪刀，好嗎？

索 林 （梳理他的鬍子）這是我人生的悲劇。我年輕時就是這個樣看起來像落魄潦倒的人，像醉漢之類的一一 { 那個樣 } 往往把女人都 { 從我身邊 } 給趕走。我妹是哪裡不對勁？

康斯坦丁 因為她無聊她忌妒，就這樣。她反對這個演出只因為表演的人是妮娜而且有可能迷上她的作家友人。關於我的戲她什麼都還不知道就已經恨透了。

索 林 哦，說真的，得了……

康斯坦丁 戲還沒演她就不爽了因為站在這個可悲的小舞台上接受喝彩的將是妮娜而不是她。好一個案例，我媽。有天份沒錯——又聰明——讀小說可以哭得淚流滿面—— { 她 } 可以滔滔不絕背誦涅克拉索夫（N.A. Nekrasov 1821-1878，俄國詩人，出版商，評論家。他的詩作歌頌俄國農民）的詩篇——也很會照顧病人……可是只要在她面前稱讚艾蕾歐諾拉·杜絲（Eleonora Duse 義大利19世紀末著名女演員）——哦——一啣——一啣！——沒有人只有她才該得到讚美——只有她才該被大肆報導，為她鼓掌，喊安可，欣喜若狂地稱讚她在《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或那類劇中的驚人演出——但是到了這裡鄉下沒這帖藥她就覺得無聊，動不動就不高

興——總得找個人出氣，那就是我們了，一切全是我們的錯。而且，她還很迷信——害怕桌上同時點三根蠟燭（當時的劇場迷信，不得在化妝間裡同時點上三根蠟燭，以免遭來霉運），每個月的十三號……還很，吝嗇——銀行裡明明存了七萬盧布，這事我清楚得很，可是只要開口跟她借錢她就開始哭窮。

索 林 不過就是你認為你媽不會喜歡你的戲，就這麼回事，事情還沒發生你就已經沮喪這類的——冷靜點，你媽愛慕你。

康斯坦丁 （從一朵花一瓣瓣剝下花瓣）她愛我，她不愛我，她愛我，她不愛我，她愛我，她不愛我——不愛：你看吧？我媽不愛我。她當然不愛！——她想要生活想要愛情想穿得像個女孩，而我呢，都二十五歲了，活生生地提醒她並不像自己想得那麼年輕。我要不在場，她只有三十二，要是在場，就只好四十三了，難怪她恨我。何況，她知道我不相信她的劇場藝術。她酷愛舞台，認為自己是為人性和神聖的藝術火焰在服務，而我恰好認為{所謂的}現代劇場不過是一只因襲老套的破布袋不僅心胸狹小還很好預料。大幕升起，現出少了一面牆的房間，難以言喻地沐浴在人造燈光氣氛下的，是這群偉大的藝術家，這群神聖奧祕的高級祭司，示範怎麼吃，喝，戀愛，怎麼走路穿衣；當他們硬要從那些平庸的小場景擠出一點平庸的道德讓我們帶回家應對日常——當這同樣的老戲法以千百種變化一遍又一遍地亮在我眼前時，我就覺得害怕趕緊逃開——就像莫泊

桑（Maupassant）瞄了一眼艾菲爾鐵塔便拔腿就跑覺得自己的腦子快被那粗俗的力量給碾碎。

索 林 可是我們需要戲劇。

康斯坦丁 我們需要一種新形式的戲劇。要做到，{那倒}寧可什麼都不要。我愛我媽，非常愛她，可是{她過的是}何等荒唐的人生……跟那個小說家永遠糾纏不清，她的名字在報紙上來來去去沒停過——這一切讓我厭倦透了；當然我也有自私的一面——不希望自己母親是出名的女演員，心想她如果只是普通人也許我會比較幸福……說真的，舅舅，你能想到有比我杵在媽的客廳看她招呼那些名流更絕望更愚蠢的處境嗎……放眼看去不是作家就是藝術家；而我，這群人當中唯一的無名小卒，他們縱容我只因我是她兒子。我是誰？我是什麼？大學學位沒拿到便被勒令退學，只因編輯常掛在嘴邊的那些對他們而言沒必要的意見，——我沒天份，沒錢，護照上頭寫的是雇員階級，從基輔（Kiev）來的——我是從基輔來的雇員階級！我爸的確在基輔開了一家店，但他同時也是演員。所以總之——這些她客廳裡的藝術家作家禮貌地對我投以關愛的眼神我只覺得他們在打量我的微不足道。我知道他們心裡想什麼，只覺得很受羞辱。

索 林 順道一提——能不能告訴我——她的這位作家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搞不懂他，他話不多。

康斯坦丁 他聰明——不擺架子——有點憂鬱的調調，我會說……是一個文質彬彬的人，不到四十歲就出了名，而且對

那一切感到厭倦。至於他的作品——嗯，該怎麼說？——是蠻有才情，只是如果你讀過托爾斯泰（Tolstoy）或左拉（Zola）就不會急著去讀特里果林了

索 林 不過——我蠻偏愛文人。年輕時我的兩大志願就是——結婚和當個文人。結果一個也沒成。就算做個默默無聞的文人應該也很不錯，就這麼回事。

康斯坦丁 我聽見她的腳步聲。（他擁抱舅舅）我不能沒有她！——就連她的腳步聲都這麼迷人——我這麼幸福，我快瘋了——

妮娜一進場康斯坦丁便急著上前跟她碰面。

我的天使！——我的夢——

妮 娜 （興奮地）我沒來晚吧——告訴我我沒來晚。

康斯坦丁 （吻她的手）沒有……沒有……沒有……

妮 娜 一整天我都急死了——哦，我好擔心我爸不讓我來。這會兒他們出門了——他和我後母。天空是紅的，月亮升起，我快馬加鞭——趕啊——趕啊——趕呀！（她笑）我現在好開心。（她紮實地跟索林握了手）

索 林 哦哦哦，我這是看見眼淚嗎？這樣不乖！

妮 娜 沒事——只是一時喘不過氣。再半個小時就得走了，我們得快，我不能晚回去。就是不能——千萬別讓我晚歸，拜託——我爸不知道我在這。

康斯坦丁 反正要開始了——得去通知大家。

索 林 我去，我去——我去就行了，就這麼回事明白了吧。

（他唱著歌離開）

兩名投彈兵騎著馬回到法蘭西，

從被俘虜的俄羅斯監獄一路回家去……

（海涅的詩「兩名投彈兵」，舒曼作曲，第49號作品之1）

他四下望了望。

我有一次就像現在這樣唱，然後有位副檢察官跟我說「你的聲音很有力，長官，」隨後想了一下又補一句，「很有力，可是超難聽。」（他笑著下場）

妮 娜 我爸跟他老婆不讓我來這——說你們這夥人全是波希米亞幫。他們嚇壞了怕我上台當演員。可是我被吸引到這來像海鷗被吸引到這湖畔。哦，你佔據了我整個心房。

康斯坦丁 {沒關係，} 這裡只有我們。

妮 娜 我覺得那裡有人……

康斯坦丁 那裡沒人。

他們接吻。

妮 娜 那是什麼樹？

康斯坦丁 榆樹。

妮 娜 為什麼看起來這麼黑？

康斯坦丁 現在光線消失了一——所有東西開始變黑。別太早走，求你！

妮 娜 我不能留下。

康斯坦丁 那我跟你一起回去，妮娜？我要整晚守在你的花園抬頭望你的窗。

妮 娜 最好不要！——你會被夜巡人看到！——崔瑟（Tresor）
還沒習慣你，牠會吠。

康斯坦丁 我愛你。

妮 娜 噓噓……

康斯坦丁 是誰？——你嗎，雅科夫？

雅 科 夫 是，先生，是我。

康斯坦丁 大家 { 各就各位 } 準備好，我們要開始了。月亮出來
沒？

雅 科 夫 出來了，先生。

康斯坦丁 甲基化酒精準備好了沒？——還有硫磺？只要紅眼睛
一出現，就要聞到硫磺味。（對妮娜）來吧——一切都為你
準備好了——緊張嗎？

妮 娜 非常。倒不是在意你母親，我不是因為她而緊張，可
是有特里果林在這，光想到在他面前演戲我就怯場了，覺
得自己什麼都不是——這麼有名的作家！他年輕嗎？

康斯坦丁 嗯，年輕。

妮 娜 他寫的所有那些精彩的故事！

康斯坦丁 我不知道，沒讀過。

妮 娜 你的戲好難演。裡面沒一個真正活著的人。

康斯坦丁 真正活著的人！我想描述的是我們在夢中所經驗的人
生——而不是人生原本的樣貌，或你以為的 { 樣子 } 。

妮 娜 是沒錯，可是你的戲裡沒有什麼行動，全都是——你
知道——台詞。我覺得戲裡一定要有愛情……

他們倆走到舞台後方。

波琳娜和朵恩進場。

波琳娜 濕氣變重了。回去穿上你的橡膠套鞋。

朵恩 我很熱。

波琳娜 你都不照顧自己。根本是騾子脾氣。你是醫生，明知道空氣中的濕氣對你不好，{可是}你偏要讓我不好受。昨天你還故意整晚都待在涼台走廊……

朵恩 （哼唱）「別說你的青春一去不復返」

波琳娜 你和那位女士聊得入神根本沒注意到天氣變涼。你喜歡她——承認吧。

朵恩 我都五十五了。

波琳娜 哦，鬼扯——對男人來講那不算老。你看起來又比實際年齡年輕對女人還是很有吸引力。

朵恩 你是要我怎樣？

波琳娜 你們男人總是拜倒在女演員的石榴裙下——沒一個例外。

朵恩 （哼唱）「我還是來到你面前……」

如果我們的社會對待藝術家不同於，好比說，商人，那很自然，那叫理想主義。

波琳娜 你總是讓女人對你投懷送抱——那也是她們的理想主義，是嗎？

朵恩 嗯，從某方面來說……女人最喜歡我的是，我是個他媽的好醫生。你還記得吧十或十五年前，我是整個省唯一像樣的婦產科醫生。而且——我對她們總是實話實說。

波琳娜 哦，親愛的——！

朵 恩 噓——他們來了。

阿卡蒂娜挽著索林的手，還有特里果林，沙姆雷夫，麥德維丹科和瑪莎進場。

沙姆雷夫 一八七三年波塔瓦（Poltava）的博覽會，她太厲害了——給了一場超完美演出，真精采。不曉得你是不是知道那位喜劇演員恰丁（Chadin）後來怎麼樣了？他演的洛斯普留耶夫（Raspliuyev）簡直無人能及——比薩朵夫斯基（Sadovsky）好得多，我跟你保證，夫人。不曉得他現在在幹嘛？

阿卡蒂娜 你一直問我大洪水之前的古早人！我哪知？

沙姆雷夫 帕胥卡（Pashka）·恰丁。如今看不到那樣的演員了。現在的劇場不像從前。從前我們有粗壯的橡樹！——如今只剩殘株。

朵 恩 現今出色的演員是不多了，確實如此，不過整體水平倒有所提升。

沙姆雷夫 這我可不同意。但這終究是品味問題。*De gustibus aut bene aut nihil*（拉丁文，「品味各有高下」）。

康斯坦丁從舞台後方走出。

阿卡蒂娜 我的寶貝！——開始了嗎？

康斯坦丁 再一下下——請稍加忍耐。

阿卡蒂娜 「哦，科茲亞（Kostya），別再說！
你讓我睜眼直看進我靈魂深處；
看見了那裡盡是斑斑污點，這污穢

再也洗不清。」

康斯坦丁 「……這樣不好嗎？

不分日夜泡在一張汗淋淋

油膩膩的床上，在沸騰的淫慾裡翻滾

守著骯髒的豬圈，調情又做愛……」

（語出《哈姆雷特》三幕四場）

舞台後方出現號角聲。

各位先生女士，表演即將開始。請注意。那麼，開始了。
（他用一根木棍敲了幾響然後大聲地說）聽著，你們在夜色裡儘在湖畔盤旋，古老而神聖的陰影啊——催我們入眠，讓我們在夢裡得見二十萬年後的光景！

索 林 二十萬年後就什麼都沒了。

康斯坦丁 那就讓他們對我們顯示什麼都沒有的情景。

阿卡蒂娜 請他們，顯示。我們快睡著了。

大幕開；揭開湖上的景色，掛在天邊的月亮，倒影在湖面上；妮娜，穿一身白衣，坐在一塊大石上。

妮 娜 人類和猴子——駝鳥和鷓鴣，長著犄角的鹿，公鵝，蜘蛛——居住在深海難以窺探的魚群和微小到肉眼見不着的一切生物——所有生靈和生命——完成各自憂鬱的運轉如今都已絕跡。幾千個世紀過去大地不再負荷任何活的生物，可憐的月亮徒然點亮她的明燈。草地間再不現白鶴振翅嘹唳，萊姆樹叢再不聞五月金龜唧唧低吟。什麼都沒只有寒冷——冷，冷冷的空無——除了空無還是空無——好

可怕——可怕——真是可怕

停頓。

所有活過的生物的軀殼均已化作塵埃——他們無以摧毀的本質已化為石頭，水，浮雲——他們的靈魂融合為一，而那靈魂是——我！——我是亞歷山大大帝，凱薩，莎士比亞，拿破崙，甚至是最底層水蛭的靈魂。我身上，融合了神性的理智和動物的直覺，所有的記憶都在我的記憶裡，而每一個生命都重新在我身上活著。

鬼火出現。

阿卡蒂娜（小聲地）聽來有**頹廢派**的味道……

康斯坦丁 媽！

妮娜 我孤獨一人。每隔一百年我開口說話而我的聲音在這空無中淒冷地迴盪誰也聽不到……即使是你，蒼白的火光——夜幕時分自腐爛的沼澤生出，漂泊於大地直到東方破曉——沒有思想沒有意志或生命的脈動。而**魔鬼**——**不朽物質之主**——深怕你們重獲新生，便無止盡地將你們的原子轉化為岩石和水，{ 因此 } 你們變化時永遠在變化中，整個宇宙只有精神是唯一不變的。

停頓。

我就像被投入空洞深井中的一名囚犯，不知自己在哪，不知什麼等在前方。我只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 } 在和指揮物質力量的**魔鬼**之間的這場苦澀纏鬥中，我注定會戰勝，

之後物質和精神將美妙融合讓宇宙意志統領一切。但首先，月亮和明亮的天狼星還有大地，一點一點地，經過一個千禧年又一個千禧年，均已化為塵埃。在那之前，一切將只剩恐怖——恐怖——恐怖。

停頓：背景湖面上出現兩個紅點。

看他從那來了！——我全能的勁敵魔鬼逼近了——我看見他可怕火紅的眼睛——

阿卡蒂娜 我聞到硫磺味——這也是戲裡的一部份？

康斯坦丁 是的。

阿卡蒂娜 （笑著）噢，是——我知道——那是效果！

康斯坦丁 媽！

妮 娜 他是那麼孤單沒有人類……

波 琳 娜 （對朵恩）你又脫帽子了——最好趁著涼前戴上。

阿卡蒂娜 醫生脫帽向魔鬼，不朽物質之主致敬。

康斯坦丁 好了！結束了！閉幕！

阿卡蒂娜 你幹嘛發脾氣？

康斯坦丁 夠了！閉幕！可以拉大幕嗎？

大幕閣上。

很抱歉。我幾乎忘了寫作和表演只屬於那少數選定的人。我這是侵犯了人家的專利！我是——我——（他還想說什麼卻只揮了揮手便離去）

阿卡蒂娜 他這是怎麼了？

索 林 伊琳娜（Irina）——親愛的女孩——萬萬不能這樣對

待年輕人的自尊。

阿卡蒂娜 怎麼，我說了什麼？

索 林 你傷了他的心。

阿卡蒂娜 是他自己事先說會有點好玩我就用好玩的心情看待。

索 林 話雖如此…

阿卡蒂娜 結果是他寫了個曠世巨作。借問！所以他搬演這齣戲把這薰得都是硫磺味原來不是為了娛樂我們而是想教教我們該怎麼寫怎麼演。真的，這叫人覺得厭煩……還有他那種時不時就來一下的又揶揄又強調的小談話，我不在乎別人怎麼想，這讓每個人都覺得厭煩——他是個暴躁易怒又自負逞強的小男生。

索 林 他只是想讓你開心。

阿卡蒂娜 是嗎？那他就該選個適當的劇本而不是叫我們乾坐在這聽那些哦 / 如此 / 頹廢 / 我 / 親愛的囈語。如果為了娛樂偶而聽一下囈語我無所謂，而這儼然是個新的戲劇形式，未來的藝術。從什麼時候起病態人格的展示成了新的藝術形式？

特里果林 我們寫作出於必需，我們也竭盡所能。

阿卡蒂娜 歡迎他出於必需的寫作但別把我也扯進去。

朵 恩 雷神一發怒，雷神就錯了。

阿卡蒂娜 雷神不是女人。（她點了一根煙）再說，我這不是生氣，只是年輕人用這種無聊的方式消磨時光讓我心煩。我壓根兒沒得罪他的意思。

麥德維丹科 把精神和物質分開，並不合理，你知道，理由很簡

單，大家都知道，精神本身什麼都不是而是物質原子的組合體。（雀躍地對特里果林）不過說真的，真該有人寫個戲說說學校老師的人生是什麼樣，有夠辛苦，你知道，很辛苦。

阿卡蒂娜 我相信你說的可是我們能不能不要再談戲劇或原子。
多迷人的傍晚！——那是歌聲嗎？你們有聽到嗎？真美。

波琳娜 從湖對岸傳來。

阿卡蒂娜 （對特里果林）來坐我旁邊。十二年前幾乎每天傍晚你都可以聽見湖邊傳來的音樂和歌聲。湖畔有六戶農莊。常聽見笑聲——喧譁聲——槍聲……還有戀情，無時無刻都上演著愛情故事——而其中的男主角，六個農莊的共同偶像，不是別人——就是眼前這位——醫生葉甫蓋尼·謝介耶維奇（Yevgeny Sergeyevich）。他現在還是一樣有魅力，可當年他令人難以抗拒。這會兒，換我良心不安了。我怎麼能那樣傷害我那可憐小男孩的感情？——現在我倒為他擔心了。（她大聲地喊）科茲亞！——寶貝！——科茲亞。

瑪莎 我去找他。

阿卡蒂娜 麻煩你？真貼心。

瑪莎 哈囉ㄟ——哈囉ㄟ……

瑪莎離去。

妮娜從舞台後方出來。

妮娜 我們顯然沒有要繼續，那我應該可以出來了。哈囉！

（她親吻阿卡蒂娜和波琳娜）

索 林 精彩！精彩！

阿卡蒂娜 是呀，精彩！——把我們都迷倒了。憑這副長相，還有那動人的聲音埋沒在鄉下真是罪過。你絕對有天份。聽到沒？——一定要上台演戲！

妮 娜 哦，那是我的夢想！卻永遠不會實現。

阿卡蒂娜 誰知道呢？現在——容我介紹——特里果林，鮑里斯·艾列克塞耶維奇（Boris Alexeyevich）。

妮 娜 哦，我真高興——你所有作品我都讀過……

阿卡蒂娜 （讓她在他們身旁坐下）別害羞，乖孩子，他雖然出名卻心地單純。瞧——他跟你一樣靦腆。

朵 恩 應該可以拉開大幕了吧我想——這樣好像不太吉利。

沙姆雷夫 雅科夫，拉開大幕，麻煩你。

大幕拉開。

妮 娜 （對特里果林）這真是齣不尋常的戲，你覺得呢？

特里果林 我一個字也沒聽懂。不過我還蠻喜歡的。你演得那麼真誠。舞台效果也很棒。（停頓）這湖裡應該有很多魚吧。

妮 娜 嗯，是呀。

特里果林 我愛釣魚。人生最大的樂趣莫過於夕陽西下坐在岸邊，望著水面的浮鏢。

妮 娜 我還以為對一個嚐過創作喜悅經驗的人來說，人生的其它樂趣都微不足道。

阿卡蒂娜 哦，你千萬別那麼說。每當有人美言他幾句他就只想

逃開去躲起來。

沙姆雷夫 我記得有一回在莫斯科歌劇院，那位著名的西爾瓦（Silva）唱出最低音的 C，嗯，無巧不巧我們教會唱詩班的低音手就坐在頂層樓座。想像我們當時有多驚訝突然聽到從頂頭上方傳來，「精采，西爾瓦！」整個是低八音的，像這樣……（用深沈的低音）「精采，西爾瓦！」——全場觀眾都愣住。

停頓。

朵 恩 天使剛剛飛過。

妮 娜 我得走了。再見。

阿卡蒂娜 走去哪？還這麼早要去哪？我們不會讓你走。

妮 娜 我爸在等我。

阿卡蒂娜 他真的很討厭——真是的……

她們親吻對方。

要是得走，就走吧。多可惜——可惜不能把你留下。

妮 娜 你不知道我多想待下來。

阿卡蒂娜 該有人送你回去，我的寶貝。

妮 娜 哦——不！——不——

索 林 拜託再待一會兒——

妮 娜 真的不行。

索 林 就一個小時，不會再多——保證——

妮娜猶豫了一下。

妮 娜 （她淚眼汪汪）不——就是不能。（她握了手後迅速離去）

阿卡蒂娜 可憐的女孩！——實在是。聽說她母親死後把財產都留給老公而那女孩將來什麼也拿不到因為他會把財產都留給他第二任老婆。可惡極了。

朵 恩 噢沒錯，說句公道話，她那親愛的老爸根本不是人。

索 林 我們該進屋裡去，各位好人——開始犯潮了。我腳疼。

阿卡蒂娜 你那兩條腿就像木頭做的義肢，真不管用——那，我們走吧，又傻，又惹人疼的老頭。

朵恩沒有特別對誰說；也沒人真的在聽。

朵 恩 我不知道——也許我這是讓自己出糗，也許我瘋了，可是我喜歡這個戲。這裡邊確實有東西。當那女孩說到他是那麼地孤單……

沙姆雷夫 （把手膀伸給他太太）夫人？

朵 恩 接著出現**魔鬼**的紅眼睛時，我的雙手因興奮而顫抖。這戲確實有種清新而質樸的……

同一時間，阿卡蒂娜挽著索林的手膀。

索 林 那隻狗又在鬼叫了。（對沙姆雷夫）可不可以請你行行好鬆開牠的鏈子？

沙姆雷夫 那可不行，彼得·尼古拉耶維奇（Piotr Nikolayevich）——我擔心小偷溜進穀倉。我已經在那攔了小米。（對麥德維

丹科，就走在他身邊）沒錯，整整低了八音——「精采，西爾瓦！」。還不是歌劇演唱家呢，要知道——他只是我們教會唱詩班的成員。

麥德維丹科 唱詩班成員賺多少錢？

朵 恩 是他來了，我想。該有人說些什麼來鼓勵……

可是沒人聽他說話。大家都走了只留下他。

康斯坦丁進場。

康斯坦丁 大家都走了。

朵 恩 我還在。

康斯坦丁 瑪申卡（Mashenka）滿園子到處找我。真是受夠了。

朵 恩 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維奇，我很喜歡你的戲真的。它是有點奇怪，當然我們也沒把它看完，可是一樣令人印象深刻。你是有天份的年輕人。要繼續寫作。

康斯坦丁窩心地跟他握手並衝動地擁抱他。

哦——夠了——多敏感的孩子{他真是}！淚水在他眼裡打轉！……我剛要說什麼來著？你從抽象概念的範疇中選擇主題：做得很對，因為藝術作品本當表達嚴肅的想法。不嚴肅也就談不上藝術……他的臉色變得好蒼白！

康斯坦丁 所以你想說的是——我應該繼續？

朵 恩 嗯……但只寫那些重要而恆久的事物。你知道，我過的日子精挑細選，也相當多樣，沒什麼好抱怨，我跟你說，要是能讓我感受藝術家在得到靈感瞬間所擁有的那種超脫感，我相信我會藐視我的物質生活藐視一切跟它有關的東

西把大地拋在身後翱翔在空中。

康斯坦丁 對不起——抱歉——妮娜人呢？

朵 恩 還有一件事。寫作的時後，要有一個清晰明確的想法。必須知道你為什麼而寫。否則——如果沿著那條迷人小徑而走卻沒有明確的目標——一定會迷路，你的天份就會回過頭把你摧毀。

康斯坦丁 妮娜在哪？

朵 恩 什麼？她回家啦。

康斯坦丁 那該怎麼辦？我要見她！——非見她不可——我這就去找她。

瑪莎進場。

朵 恩 別這麼激動——我親愛的孩子——

康斯坦丁 無論如何我都要去——我得走了。

瑪 莎 回屋裡去吧，康斯坦丁——你媽在等你，她擔心你。

康斯坦丁 跟她說我出門了。我希望你們都放我一馬！別煩我！別再跟著我！

朵 恩 不，不要，不要這樣說——不該用這種方式……

康斯坦丁 （淚眼汪汪）再見，醫生。謝謝你……（他離去）

朵 恩 哦……青春……青春……

瑪 莎 大家無話好說時就只會說「青春，青春」。

瑪莎吸了鼻煙壺。朵恩拿了她的鼻煙壺把它扔了。

朵 恩 噁心的癖好！（停頓）他們現在應該在玩牌。我該走了。

瑪 莎 再待一下。

朵 恩 怎麼了？

瑪 莎 為什麼事情總是跟我過不去…… {我跟你說}。我們能聊一下嗎？我不愛我爸……卻覺得能對你敞開心懷……不知怎的 {總覺得} 跟你很親。你要幫我。幫我不然我會做傻事把生活搞得一塌糊塗，我會毀了自己的人生——我不能再這樣下去……

朵 恩 怎麼回事？怎麼幫你？

瑪 莎 我這麼不快樂！沒有人知道我所經歷的苦痛。（她把頭倚在朵恩胸前，輕聲地）我愛康斯坦丁。

朵 恩 又一個！都是有情人！無可救藥的有情人！而且 {總是} 到處都是愛情！——一定是這湖水的緣故！——都被施了魔咒！（溫柔地）我能幫上什麼忙，孩子？——我能做什麼？

幕 落